

# 铭记历史：双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义举

王福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于9月22日派出日军二十九联队从长春出兵侵占双山、郑家屯，然后他们长期驻扎军队，建立多处固定军营、宪兵队、高级战犯监狱、听命于日军队的警察系统、承担特务及毒化百姓意识职能的协和会和无偿侵占耕地的开拓团，还采用多种方式控制地方政权、地方治安权和铁路运营权。特别是血腥屠杀反日义士和无辜群众，疯狂掠夺资源和物产，在学校野蛮推行崇尚日本的奴化教育。他们这些行为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极大愤慨。

双辽人民面对这些野蛮行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

大刀队夜袭郑家屯火车站。“九一八”事变发生刚过一个月，日本侵略军第二十九联队就于10月26日占领了郑家屯。这时从关里来了一支由十多个人组成的大刀队到郑家屯，队员们都把领头人称为“高专员”。这个“高专员”带领大刀队员深入村屯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告诫人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必然将中国百姓推到最危险境地，号召大家决不能束手就擒当亡国奴，要组织起来同侵略者共同战斗，不能让侵略者得逞。他们还向百姓宣传，日军刚刚到来，立足未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把他们消灭、赶走。这些话在全双辽及周围各方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郑家屯城乡及周边的许多青壮年纷纷响应。仅仅几天时间，就组织起有一千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在“高专员”的支持下，大家决定消灭日本宪兵队和火车站铁甲车中的日军。行动的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辨别敌我，每名抗日武装队员胳膊上系上一条白手巾，大部分武装队员全副武装埋伏在火车站附近。“高专员”派一个小分队把车站北部的一座木桥烧断，切断外地敌人的增援来路和城里日军的退路。计划实行后，郑家屯火车站北边的辽河木桥火光冲天，火车站和铁甲车中的日本军看见木桥着火，纷纷冲出来去救火。这时，埋伏在火车站附近的抗日武装队员听到开打的命令，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立刻响成一片，经过激烈战斗，郑家屯火车站的宪兵队和铁甲车中的日军全部被

消灭。随后，抗日武装队员又把铁甲车推翻在铁轨上。

日军从四平调来多辆装满日本兵的铁甲车，在两架飞机的掩护下来到郑家屯，结果扑了一个空。他们的两架飞机气急败坏地投了几枚炸弹后飞走了。日军在城里和附近村屯大肆搜捕抗日人员，由于参战队员撤退及时，使得日军一无所获。这场战斗，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双辽百姓的抗日士气。

埋伏日本军事列车。日本侵略者占领郑家屯后，把这里当成了掠夺资源运输到日本国内的通道，经常有军用列车在郑家屯铁路沿线通过。尤其是从郑家屯路过的平齐线和以郑家屯为起点的郑大线，对于日本实施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具有重要地理作用。这样，破坏日本控制的铁路运输线，颠覆他们的军事列车就成了当地民众和抗日力量同侵略者进行战斗的重要指向。日本军队完全控制平(四平)——齐(齐齐哈尔)线铁路后，双辽境内及周边的抗日武装经过协商沟通，决定采取一次共同行动，打击和切断日军的铁路交通线。

1932年3月12日，双辽境内抗日武装先获得了日军在洮南召开军事会议、驻郑家屯日军军官参加会议的时间和乘坐车次的准确情报，详细侦察了列车经过的铁路路线，看好了地形，计划了破坏铁轨的路段。3月16日，部队集结到郑家屯北郊西辽河铁路大桥以北，在日本军官所乘军车到来之前，趁人不备将平齐线铁路后土山弯道处三节铁轨拆除，然后撤到铁路两侧土崖上分兵隐

蔽，准备列车脱轨后进行伏击。17日1时30分，由郑家屯发出的去洮南参加军事会议的日本军官和警卫士兵乘坐的第19次列车途经此地脱轨，无法再向前行驶。埋伏在铁路两侧的500多名抗日人员，一齐向列车的车门和车窗猛烈射击。射击停止后，抗日人员登上列车，逐车厢搜查参加军事会议的日本军官，当搜查到最后一节车厢时，发现车厢内有人，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激战正在进行时，由于没有得到铁路沿线各车站报告和铁路调度命令，由郑家屯开出的39次列车按计划沿同一铁道线向出事地点驶来，行至土山弯道处，与脱轨的19次列车相撞，一同翻落到路基之下。车内尚能参与战斗的人员死守车厢顽抗，一番激战之后，抗日人员顺利撤出战场。

这起埋伏列车事件发生后，日满铁道事务所代表连续12次向四洮路局长发报进行训斥。同时，将列车脱轨撞毁的现场记录报告给驻奉天的日本铁路机关。日本军事机关气急败坏，花费很大力气进行长时间秘密调查，准备对制造此事件的抗日力量进行清算。但是调查终无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日本驻大连铁道事务所编的《时局重要月志》记载：“关于四(四平)、洮(洮南)铁路第19次列车事故，禁止报界采访刊登”。他们深恐此事公之于众，会造成日军内部混乱，削弱日军侵略意志，虽用尽心思，也无济于事。抗日人员扒毁铁轨袭击列车的消息，最终还是传遍了辽辽大地，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信心。

(上)



## 天地英雄气 丰碑铸英城

——忆四战四平中的战斗英雄(七十四)

赵志军

### 四战四平英雄团长、革命烈士

李荣泗



在四战四平期间，有一批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干部。他们多数担任指挥员，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西满军区2纵4师11团团长、革命烈士李荣泗就是其中一位。

李荣泗，江西省吉安人，1933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为通讯员，是一名小红军战士。在革命队伍里，他刻苦学习，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35年，李荣泗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同敌人的战斗中表现机智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队文书。学党组织送李荣泗到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先后被提升为连长、营长、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李荣泗在新四军8旅旅长、政治委员兼军分区司令员张爱萍的领导下，奉命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任射阳县武装总队队长(344团前身)。李荣

泗领导的这支射阳总队队在周围地区经常开展游击战，组织参加了合德镇战斗。1943年他率领射阳县武装总队全体战士，在没有主力部队配合的情况下经过一整夜的强攻，拔掉了北陈庄敌人据点。经过几场战斗，射阳县武装总队进一步补充了兵员，更新了武器，并积累了战斗经验，增强了战斗力。1944年5月，射阳总队发展成为射阳独立团，李荣泗任团长，成为苏北地区一支主力部队。部队先后在抚宁、淮阴、淮安等地参加重要战斗，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上)

## 第三编

###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党史

## 辽金时期的偏脸城

金场以东，漫岗上除发现有大量的黄釉和绿釉琉璃瓦外，还出土许多铜造像、铜鱼、铜人、铜风铃等。双鲤鱼铜镜、圆形、铜质、铸造，镜面平整，镜缘内以浅浮雕技法铸出两条头尾相抵的鲤鱼嬉戏于水中，鲤鱼张口摆尾，线条流畅，造型逼真，激溢的水波、鳞片等细节也都表现得十分精细。镜背正中为一龟状钮，直径17.3厘米。有柄人物铜镜，镜身呈圆形，镜柄为上宽下窄的梯形，镜面平整，镜背缘内有一浮雕图案，树下有一仕女，高髻广袖，长裙博带，面部丰满，体态雍容，右手执一方扇，作侧身回眸状，树上方，一仙鹤展翅飞翔于流云间。铜风铃，黄铜质，范铸，铃体横剖面呈正方形，四边四角各有一形状相同的亚腰葫芦状花饰，铃体摆摆已失落，铃顶端为一环状铁铃钮，高8.5厘米。

为猫眉，以两圆孔为猫眼，并以此为音孔，脑后有一直径1.1厘米的吹孔。陶碗，细泥质灰陶，手制，碗呈扁平方状，其上有椭圆形墨池，墨池一端阳刻有猫状图案。骨牌，骨质，手工磨制，色呈浅黄，为扁平方体，正面阴刻有五三字样，表面光滑。玉双鱼，玉石质，褐色，手工雕琢，双鱼并蒂，尾弯曲作摆动状，细部刻画清晰，两鱼间雕出一圈凹槽，鱼脊至腹有一透孔供佩戴用。

这些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不仅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也展示了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手工业发展的状况。

从偏脸城古城垣形制结构来看，它并不具旧韩州的几座故城那种典型辽金时期军事城堡特点，城墙上已不见敌棚、马面之类的防御设施，城外也没有巨大的附属建筑群落。这说明辽金时期的韩州已为金朝腹地，城郭建筑主要是便于经济交通的发展，军事则居次。从偏脸城古城内出土的遗物来看，其绝大多数属于金代，如陶器器皿中的黑釉、赭釉的斝、圆唇、鼓腹、平底、胎胎大瓮，黑釉双系胎小壶及齿白釉铁胎大瓷碗等，均有施釉不到底的特征。这些陶器器皿和城内出土的铁制农具如锄头、铁犁、马踏莲花底座的铜像等，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古城所出器物形制和制法相同。

古城西300米的漫岗上，以及城东100米处各有一金代砖室墓群，其墓皆为砖砌四壁，起旋封顶。墓底或铺砖，或垫黄土。其葬式有火葬、瓮棺葬及二式合一葬三种，葬具多为陶制大罐。城东四号墓的葬具为一帐幕式细泥灰陶器，器腹有透窗四个，并前后对称划出二门，器尖似塔。造型古朴别致，较为罕见。两个墓群出土了一些完整的陶器器皿和北宋钱，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古城历史面貌的资料。

(中)

1947年，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爱国自卫战争勤务条例》和辽吉区一年的经验，辽吉省委和辽北省政府详细规定了执行办法，其内容是：凡年龄在17—50岁之间的男子均编组成战勤小组，每组以8人为限(担架6人，车老板2人)，三五小组编一小队，三五小队编一中队，妇女、老人、儿童均编成战勤小组，在本地担任后方勤务。在农村，把劳动力和车马组织起来，平时生产，战时服务战勤。在5月开始的夏季攻势中，省粮食局长带领2000余辆大车向前方部队运送给养，直至夏季攻势结束。

在夏秋战役间隙的3个月，每天平均有800—1000辆大车从事军粮军需的运输供应。9月25日，首批出征的担架和大车是：怀德担架300副，大车200辆；双辽担架100副，大车60辆。冬季攻势期间，双辽出3批战勤人员，共出担架440副，民夫3705人，大车301辆，随车人员603人。伊通从1947年到1948年支援四平战役，出担架1150副，大车爬犁1330台，民夫1.9万人。

在四平攻坚战期间，郑家屯(今双辽市)刚解放不久，全市每天就出动民夫900人，临时担架50副，1100人服务各种战勤，另外还出民夫828人组成长期担架144副，支援四平攻坚战，当时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有的队员冒着敌人炮火给伤员喂水喂饭，有的用自己的饭碗给伤员接尿。据胜利报1947年10月24日报道，洮南保民区于10月15日举行千人大会，庆祝参加四平战役胜利归来的特等战斗英雄吴宝珠。吴宝珠在四平攻坚战中，英勇地炸毁了敌人坚固的地堡，使一连的敌人放下了武器，立下大功，被选为特等战斗英雄。在这次会上又有百余人报名参军。

在四平攻坚战期间，根据地人民组成的担架队，同部队一样英勇顽强，历尽了艰难险阻。他们不只是在后面转移伤员，而是积极主动上火线抢救伤员。他们豪迈地自称是未穿军装的民主联军。八团一副担架队通过三道封锁线一夜就抬30次伤员，民夫任福祥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滚过封锁线抢救4个伤员，并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伤员身上。还有个民夫负了伤，却坚持让先抬

负伤的战士，还说：“为人民流血牺牲是光荣的”。中共辽吉省委为了配合秋季攻势，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一切工作要服从支前、服从战争需要”的口号。1947年9月在郑家屯成立了以郭峰为主任的前方工作委员会，就近指挥支前。

1948年春，解放军准备攻打四平，在二分区境内又驻扎四五个纵队，支前任务特别繁重，尤其是西安(辽源)、梨树几个县，解放较早，距四平又近，没等战斗打响，就开始送粮送草。战斗打响后，就是送弹药运伤员。“全地区各县，最多的时候同时出征担架8000余副，再加上大胶皮车队，真是人山人海，浩浩荡荡了。”

1948年1月，梨树县新区群众组织1500人的战勤大队，开赴前线。他们自动订立公约：不开小差，好好照顾伤员的吃、喝、拉、尿，到前方勇敢吃苦，争取立功。此外，许多民夫还承担了修桥、补路、拆桥、拆路(为阻敌前进)，冬季扫雪等战勤任务，如在1947年冬季攻势中，雪很大，有的地段积雪达1米以上，人、马、大车和汽车都不能行走。在3个月中，每天都有几万到十几万民夫扫雪，确保了参战部队和所有作战物资的顺利通行。

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有足够的物资供应。大宗的军需物资，如枪支、弹药、军粮等则由军队后勤和政府的战勤部门组织供应，但许多生活必需品则是由广大群众自动捐资或直接将物来满的。为了支援战争，四平人民节衣缩食，无私捐献，种类之多，数量之大，难以计数，甚至大

献出鲜血也毫不吝惜。中共辽西地委、二专署、二军分区筹集大批物资、粮草支援前线。四平战役期间，双辽人民捐献了大量物资，青草10万公斤，军鞋1万双。当部队胜利归来时，全镇掀起了拥军热潮，又捐款100万元(当时流通的东北币面值，下同)，猪12头，羊40余只。14岁卖青菜的孩子孙国平，把几年来积攒下的500元压岁钱全部献给民主联军；电业局19名工人捐款40万元，城区有350余名妇女为部队赶制棉衣，在短时间就缝制出大衣1100余套。

在夏秋冬三大战役中，梨树征集军粮210多万公斤，群众为部队割青草50余万公斤。1947年秋后，怀德征集公粮137.5万公斤，双辽55万公斤，梨树征集粮食75万公斤。据梨树县1948年工作总结记载，1948年四平战役中，梨树保证了2000多万公斤军粮的任务。

从1947年到1949年，伊通全县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共出动大车6435台，担架8183副，民夫51390人次，筹集军粮15265吨，军草1000吨，军鞋28880双，干菜90吨，此外，猪肉、大米、鸡蛋等折合东北币91192万元。

据曾任辽吉四地委书记的喻屏回忆：“辽吉后方人民，积极响应党的‘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号召，三年解放战争中，筹款3亿余元，供粮3亿余斤，还有难以计算的甘草、烧柴、肉、蛋、烟、酒等物资，充分发挥了革命根据地的作用。”

(未完待续)

